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諸宮舊事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五

渚宮舊事

雜史類

提要

臣等謹按渚宮舊事一卷補遺五卷一名渚宮故事唐余知古撰結銜稱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里貫則未詳也其書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載皆荆楚之事故題曰渚宮渚宮名見左氏傳孔穎達疏以為當郢都之南蓋楚成

王所建藥史太平寰宇記則以為建自襄王
未詳何據也書本十卷唐藝文志著于錄此
本唯存五卷止于晉代考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載渚宮故事十卷則南宋之初尚為完本
至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言已與今本同則宋
齊以下五卷當佚于南宋之末明陶宗儀說
郛節鈔此書十餘條晉以後乃居其七疑從
類書引出非尚見原本也唐書藝文志載此

書註曰文宗時人又載漢上題襟集十卷註
曰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則與段溫二人同
時倡和此書皆記楚事其為游漢上時所作
更無疑義陳氏以為後周人已屬訛誤通考
引讀書志之文併脫去余字竟題為唐知古
撰則謬彌甚矣今仍其舊為五卷其散見於
他書者別輯為補遺一卷附錄于後焉乾隆
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渚宮舊事卷一

周代上

唐余知古撰

鷁能為周文王師成王即位封其孫熊繹於楚以子男
之田居丹陽今是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為句亶王
治江陵康苑國絕熊渠之後數世至文王熊賁始大遂
都郢今江陵北郢城紀城是也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

惠王因亂遷郢

城今宜

既立復歸而舊史缺見按惠王之

末墨翟重繭趨郢

許慎注郢字云郢楚郡今江陵北三十里有郢城是也

班子折

謀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宰見黜懷王入秦齊人使郢

中立王因與王市是皆昭惠後葉莫不于焉根本則知

郢都之遷權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為白起所

拔北遷陳城其地遂邑於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

凡十九王而太史遷云郢居八代失之遠矣

文王至頃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著者賢相則彭仲

與鬬子文孫叔敖子西葉公子高吳起昭奚恤將帥則

屈瑕觀丁父成得臣屈建騏瘠夫子重昭陽昭常景陽

奉法則鬻拳廷理箴尹克黃石奢將軍子囊

別有一子囊見

呂氏正諫則葆申蘓從成公賈伍奢白公子張申無宇尹

文樂師扈子管蘓莊辛忠烈則申公子倍楚冒穀蘓申

包胥見戰國策

奮揚王孫由于莫敖大心易甲莊善申鳴屈廬

默識則令尹子上鬬伯比蘧賈申叔豫司馬戌梁公弘

屈宜臼太宰子朱成公朝待士則公子行屈春黃歇奉

使則屈完鬪章豚尹士池王孫圉進賢則沈尹筮虞丘

子儒學則觀射父右尹然丹左史倚相子期

傳春秋左氏傳者

鐸椒沈尹華文章則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籌策則伍參

觀從申射士

出王弟於秦者見韓子

慎子范蠡杜赫昭過江乙陳

軫應對則申叔時士慶遠啟疆伍舉藍尹亶莫敖子華

高讓則屠羊說蒙穀王子啟景舍盧金魯陽文君隱逸

則繒封人老萊長廬接輿蜎淵北郭先生詹何江上丈

人鵲冠漁父武勇則屈蕩潘崇談黃襄微公孫丙樂伯

許伯攝叔叔山冉司馬子期市南宜僚莊蹻石乞宋遺

伎術則養由基廩侯翼侯魏侯

三侯善射教吳王見吳越春秋

范巫喬

似優孟風胡子班輸鍾儀唐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
其行事則概見於左氏云

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贈田於雲夢三月不還得
丹望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
今者王罪當咎王曰不穀免於襁褓齒於諸侯願請變
更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臣寧抵罪於王無足當於先

王王曰敬諾引席伏葆申束細箭五十跪加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葆申致也

曰臣聞君子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諸荆請死王曰不穀之罪促召而謝之殺茹黃之狗折苑路之增放丹望之姬務治國政并國二十有九焉

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新序作常侍管蘓又恭王有疾說苑作管饒是文王事

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

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
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
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
之政無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
五月而鄭人殺之子文聞之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

徐偃王好行仁義諸侯之朝之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
穆王曰不伐徐必反朝徐穆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

也厲曰強之伐弱如石之投卵虎之食豚且為文不能達其德為武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

成王時鬬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遂釋之子文責廷理曰凡立廷理者所以司犯王令察觸國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為犯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明著於

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天死遂致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吾黨何憂乎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也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繪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無一日之積王聞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

子文自是令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人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鄭子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視子瞽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王曰顧吾以汝為夫人而封若父兄矣子瞽不顧於是王下堂問曰夫人重位也封邑尊爵也一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

對曰妾聞婦人以處正為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顧是失儀也一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焉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君王曰善遂立為夫人其後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蠡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子皙進曰夫摘奸擾猾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彊必為所傷王必將易之不如亟先施

卷一
太子王不聽子胥退謂其保曰王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謂王先施太子王不吾應疑我譖也夫信不見疑見疑而生不如死以信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遂自殺

成王剖卞和之璞封和為陵陽侯和不就而去作追怨之歌曰悠悠沂水到荆山兮精氣鬱決谷巖巖兮有神寶灼爍明兮穴山採玉難為上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俛仰嗟嘆

心摧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彰兮沂水滂滂流於汶兮進寶
得刑體離分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

成王生商臣范巫喬似相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鴟鵂食
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其母為之災也王怒殺范巫喬似

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
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汭江將入郢王在渚
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

歸死於司敗王使為工尹至是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
王聞之殺鬬宜申及子家

莊王即位三年不聽朝而好隱成公賈入諍王曰不穀
禁諍者今子諍何故對曰臣非敢諍願與王隱也王曰
胡不設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鳴不飛
是何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
長羽翼不鳴將以覽民則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
鳴鳴將駭人賈出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

所却者五千人羣臣大悅

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中曰寡人惡為人臣遽
諍其君者有諍則死無赦蘓從曰處君高爵食君厚祿
愛其身而不諍非忠臣也乃入諍王立鐘鼓之間左伏
楊姬右擁成姬左裊裊右朝服曰吾鐘鼓不暇何諍之
聽蘓從曰臣聞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
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蘓從之手右
抽金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蘓從之相

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行法可以得政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之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禿羸多能荀卿子曰叔敖突禿長左左謂長左脚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

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
又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丘子采田三百號曰國老
以孫叔敖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殺之虞
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持政矣奉國法而
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也

莊王敗鄭鄭伯肉袒左執旒旒右執鸞刀以逆王親手
旌左右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
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王

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之力乎王曰古者孟不穿皮不
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重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
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災及吾身遂與之
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聲聞不知沈尹
筮曰令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
義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
王悅之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彼

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虞丘子亦進之王乃以王
輿迎叔敖為令尹

孫叔敖為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所便民
皆樂其生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皆去其業郢市
令言之令尹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令尹曰如
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頃矣叔敖曰罷吾今命之復
矣五日朝相言之王請遂今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

而市復

國人好庠車不便馬王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
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
車不教而民從其化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
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吊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
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
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

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勝之，遂終身不變。」

淮南子云：莊王誅里使叔敖制冠，澣衣自知當用也。

莊王問孫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

所惡臣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
教曰國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
道安彊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
己者為是不合己者為非故覆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
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徧國而驕士哉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王有所愛馬衣以文
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

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
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
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
如何對曰臣請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題湊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
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
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於此乎為之奈何孟曰

請以大王六畜禮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齏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大官

優孟見寵於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歲其子見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復生欲以為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復來曰婦言

慎毋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相盡忠為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置錐之地貧困負
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
召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以我死
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其地不
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

皇覽叔敖冢在南郡故城中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不
百十一里今江陵北是也

受請之寢丘累世不絕

詹何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芷圃為釣荊蓀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甲竿不撓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何答曰先大夫之言浦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勤手均之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

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

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蹄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以

布裏其蹄其精察如此

郢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問焉對曰臣非能相
人能觀人之友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則家必
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則
在官日益功業日修此所謂吉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
右多忠主失皆敢交爭則國家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
吉主王善之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霸天
下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

說苑云射科雉中之
呂氏春秋作隨兕

申公

子倍劫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屬吏左右曰倍賢者此
必有故願王察之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倍以病卒王興
師與晉戰兩堂大勝晉歸而賞有功子倍弟請賞於吏
曰臣之兄子倍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
臣之兄伏其死吏言於王王使人發平府視之於故記
果有乃厚賞之

北郭先生郢人王聞其賢使使賁金百斤往聘之先生

曰臣有箕箒之婦願以計之即謂其婦曰楚以我為相則結駟列騎食前方丈可乎婦曰夫子食粥寃無怵惕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之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去之

楚庭有神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嬉莫能中莊王命養田基始矯弓操矢未之射猿擁柱而號由基發之猿應矢而下則由基以其矢先之也王又使射蜻蛉曰吾欲生得

之由基開弓拂其左翼

令尹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薄不可當也

士慶以進言莊王用為令尹中廢子跪於王前而泣之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則為豪矢後則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此者可富不可貴乃出璧玉賜之曰忠信者士之德行言語者士之道路

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返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有賢臣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返曰可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民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伐之必剋王從之果然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君子曰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天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功焉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賑百姓賓客無糧者諸侯聞而畏之

莊王與晉戰勝之慮諸侯畏已歸築五仞之臺臺成觴諸侯諸侯請約王曰我德薄之人也諸侯請為觴王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貢

渚宮舊事卷一